2016年过去了，我很怀念它

□ 王峥嵘

2016年11月21日下午3点40分，大理市奥林匹克中心广场，我坐在大理州建州60周年庆祝大会舞台一侧的台阶上。有风从南面吹过来，高高的国旗杆上传来猎猎的国旗飘动的声音。东面远处的天空上，没有一丝云，大理冬日的天空，蓝得让人心悸。近处的海面上，白帆点点，我甚至可以隐约听到渔人的交谈声。一派宁静中的安详。

我心中突然涌起了一句话“一切还没开始，一切已经结束。”是啊，此时此刻，当完成了所有的准备之后，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静等明天早晨的开场。

当天晚上，经过一年精改和提升之后的白剧《榆城圣母》作为州庆迎宾晚会在蝴蝶之梦剧场上演。“啊……啊啊……啊啊啊……啊……”无字佛歌、女尼、烟雾、变幻的灯光开始把爆满的全场观众引入到妙香佛国意境之中时，我们筹备了一年多的州庆各项文艺活动开始了。演出结束，掌声雷动，我被介绍给一位外国友人时，他竟然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Wonderful！”观看了现场演出的省文联领导给我发了个短信“今晚的演出很成功！可作适当修改后去争夺文华奖。祝贺！”

第二天，60年州庆的正日子。太阳很好，天很透很蓝，没有一丝风。当州委书记杨宁宣布庆祝大会文艺表演开始时，在激越高亢的白族唢呐声中，我们辛苦了40多天的1000多名演员，开始上演“大戏”，用他们积攒了很久很久的热情尽情地表达着自治州儿女对故乡的热爱、对苍山洱海的祝福。“龙腾大理”、“绿色大理”、“幸福大理”、“乡愁大理”、“和谐大理”、“扬帆大理”，每一个章节，都以文艺的形式，以大理文化的样式，以民族民间的姿势，表现大理的美好，表达人民的喜悦，表述我们的意气风发，向前向前向前！演出进行到三分之二的时候，州领导给我发了条短信“今天非常好！太棒了！很有感染力！谢谢导演！谢谢所有演职人员！辛苦！值得！……”省文化厅出席庆祝大会的领导给我发了信息“非常精彩，我看过的最好的庆贺演出。祝贺！”与此同时，从总编导到各位执排编导，开始不断接到电话、短信、微信，都是同行或者关心关注的人从现场或者电视机前发来的祝贺祝福。

演出结束，嘉宾退场，我们的演职人员却久久不愿离去，大家纷纷走到舞台上，在大理冬日煦暖的阳光下留下自己灿烂的笑容！我大着胆子，同州委书记及市委书记合了个影。然后，我和所有编导一起合影，和晒糊了脸的白剧团团长在白族照壁前合了影。喜悦，涨满了我们每一个文化工作者的胸怀。

接下来的日子。好戏一台台上演。

11月22日晚，新建成的大理州群众艺术馆，在那个全新的州市级最好的剧场里，《乡愁大理——大理州民族民间歌舞精品晚会》上演。全场观众爆满，掌声不断。驻京办的负责人听说我们进行了电视现场直播，一再要求我一定要把节目光盘给她，说要在办事处不停播放，让北京人看看大理最精彩的民族民间艺术。

大理州博物馆，在参观完新落成的通史馆《回眸大理——大理通史展》后，中央祝贺团和省祝贺团的领导，甚至是我们大理州的领导，都向我们表达了一个共同的愿望——希望再次进到这个馆里，花一天至少是半天的时间，把这个通史展认真详细地再看一遍，更深更细地体会南诏大理国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感受文献名邦的无穷魅力。

喜讯不断传来。11月11日正式对外开放的大理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那个下关唯一保存下来的典型的白族四合院，十多天的时间，迎来了近2000名观众，许多大理人在这里找到了真正的乡愁，流连于年轻时见过的白剧脸谱前，感叹于孩提时玩过的民间手工玩具旁。州图书馆少儿馆的工作人员告诉我，这个开创了云南公共图书馆前例的专为少儿设计建设的馆，成了节假日里儿童和家长共同学习、游戏的首选，甚至已经成了城里幼儿园举办课外活动的最佳场所，一些专业从事少儿阅读研究的专家和机构，都要求把这作为实验和实践的基地……

建州60年大庆，自治州各族人民放假3天，我们以多彩的文化活动丰富和活跃了老百姓的假日，我们更是以“四大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延续了大家的快乐，延长了大理人的文化假期。一位亲历了建州30周年“三馆一场”建设和庆祝大会的老先生，在12月初的时候遇见我，拉着我在街头顶着下关风聊了半天，表达了他的喜悦和欣慰，我们一起为大理越来越好的文化发展环境及态势感叹不已。

2016年就要过去了。这是一个神奇的年份，一个难忘的年份。在这一年，伴随着霸王洗发露也不能阻止的白头发的不断冒顶，我不仅做了很多事，完成了许多心愿，甚至还实现了一些原来不敢奢望的梦想。

年初，我们顺利完成了国际茶花大会的各项文化活动及文艺演出工作，让到大理工作后几乎没有在正式场合看到我们演出的领导给我们竖了大拇指。春节前，州文化局集体从龙山行政办公区搬迁到州体育局办公楼上班，完成了文化体育合并后形式上的统一。春天，一年一度三月街，我们以圆满的开街仪式演出、街场文艺活动、赛马场体育活动的完成体现了文化体育合并半年之后从外到内的深度融合。夏天，我们完成了一系列国家级、省级体育比赛的承办工作，实现文化体育工作的双丰收和共进步。秋天，我们全力投入到建州60周年系列文化活动的实质性操作工作中，全面实施州庆“四大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倒计时制度。冬天，我们把一代文化人的梦想变成了现实，建成了非遗博物馆、群众艺术馆、少儿（数字）图书馆和州博物馆通史馆。州庆系列文化活动，我们实现了自己的承诺——不会给大理人民丢脸，一定会像建州50周年时一样的喜庆、隆重和出彩。

这一年就要过去了，认真想起来，其实，除了工作，我还有收获很多。

我们大学同班同学成立的公益基金组织“益善基金”，通过借助阿里巴巴支付宝公益平台和腾讯公益平台筹集资金，在完成了“益善乡村儿童共同悦读计划”洱源全县所有小学图书室建设后，拓展到宾川全县小学的全覆盖。在得到中国新歌声500万元的捐款后，明年春天，我们可以实现永平和漾濞2县小学的全覆盖。今年的最后一个月，我们的这个项目被《新周刊》“年度新锐榜”评选为唯一一个年度公益奖。我们资助的下关一中和洱源一中的第一批高中生，顺利考上了不同的大学……

我的故乡凤羽，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凤翔书院的那棵古银杏树，在年终岁末，奉献出了整个洱源最美的色彩，在蓝天的映衬下，那一树灿烂的金黄，温暖了每一个凤羽人的冬天。2年前，我大学舍友、现在的阿里巴巴总裁金建杭在凤翔书院见到了年代久远依然挺拔的古柏、银杏、紫薇时，现场决定个人出资几十万元，让镇里敲掉院里的水泥地面和水泥花坛，以生态的方式保护古树，我通过努力，争取到了省文物局100万元的保护经费，在今年雨季前，修旧如旧地完成了大成殿的维修。那浓浓的金黄色，是对我们的首肯吧？建杭看了我发给他的照片，一句惊叹“好美啊！”

忙里偷闲，我用2年的时间，把以前在《大理日报》发的50篇写童年凤羽吃食的短文整理出来，在今年也正式出版了，广送亲朋好友和凤羽乡亲。朋友们看了都说，肚子饿的时候，特别是半夜不能看，凤羽老乡们看了，都说谢谢我，帮他们回忆起了童年的快乐。

这一年，女儿大学毕业，如愿到上海工作，那个我曾经一只脚已经迈进去了的都市，也许会成为女儿这一生永久落脚的地方，这也算是帮我圆了一个梦。工作半年，她忙忙碌碌的，却很开心，每天都接触新东西，学到新知识，中西文化和古今文化的熏陶和滋养，至少可以让她在几年后，成为一个有品位的人，甚至是一个有开放胸怀和世界眼光的人。我其实已经放飞了她，愿她飞得稳稳的。

……

2016年过去了。我很怀念它。我怀念这一年中发生和经历过的大大小小的事，怀念那些让我激动不止的时刻，怀念那些让我不断成熟的难题和磨难，怀念那些和我一起行走的疲惫的身影，怀念那些真切的笑容。

感谢2016。感恩每一个真心帮助我的领导，致敬我所有的同事，鞠躬我的朋友亲人。一如往昔，我们一起，带着笑脸走进2017，好吗？

猪圈场变迁记

□ 施剑羽

小时候，常听父辈们讲，与我们老家龙门村只隔着一坝田的朱柳村，可谓是一个在剑川县内出了名的穷村落，而且朱柳村穷并不是随便说说而已，仅它那时的村名——“猪圈场”，就已足够说明一切。

是的，这个历史上一直被称为“猪圈场”，解放后才改名为“朱柳村”的村落，对我来说太熟悉不过了！这是因为它虽然是剑川坝子里最大的白族村落，可60多年前，却是一个出了名的“雷响栽秧、靠天吃饭、天干苗死、一年白苦”的穷村落。那时，虽然村里白族群众的田地并不算少，但由于水源奇缺和缺乏必要的水利设施，加上又处在仅有沟渠的尾端，因此村民们常年只能过着白族民歌中所传唱的“小稗米子干菜汤，吃顿顿来饿顿顿”的苦日子。

斗转星移，光阴似箭。如今60多年过去了，笔者也已由昔日的少年成了年过半百的准老年人。这期间，随着党的民族政策和富民政策的不断出台，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伴随着改革开放、西部大开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东风所发生的巨大历史性变迁，可以说是当时“猪圈场”里所有还健在的白族老辈人无法想象到的！

20世纪50年代期间，由于国道214线公路的修通并从朱柳村中经过，以及之后路面的不断改良提升，极大地方便了全村白族群众与外界的联系与往来，不仅农用物资和日用百货可源源进村，就连村里的商品粮和农副产品进入市场也由此有了便利的通道；60年代初开始，剑川举全县之力，经过近30年的苦战，先后修建和续建了全县历史上最大的水利工程——玉华水库，从而使朱柳村那大片世代只能靠天栽插的“雷响田”，终于有了可以在当地最佳节令栽种的历史性转机；60年代和70年代初，朱柳村又相继通了电，使白族群众从祖祖辈辈点松明火和豆（煤）油灯、冲水碓、冲水磨的落后生产生活状况，跨越式地变革进入到“楼上楼下电灯雪亮，农副产品电动加工”的新时代；再后来，朱柳村里的变化就更大了！今天的朱柳村，茅草房早已无影无踪，凹凸不平的昔日街巷已铺成平坦洁净的水泥路，先后建起了西湖完小、甸南二中、甸南医院分院，开设了小集市，开通了程控电话，手机信号和闭路电视信号更是覆盖全村，商品粮种植、木器木雕加工、乳畜养殖、民用建筑、物流运输等产业也都得到了长足发展。广大白族群众的生产生活水平也都有了质的飞跃，绝大多数白族人家先后新建或改建了住房，电视机、电冰箱、电磁炉、微波炉等家用电器，新潮家具和住房装修装潢，摩托车、小轿车早已进入普通白族家庭之中……

伴随着新中国的诞生和大理白族自治州成立的前进步伐，昔日穷苦的“猪圈场”早已完全变了模样，代之而来的是昔日祖祖辈辈梦寐以求的以“村里村外新房新路”和以“小康生活”为基本标志和主要特色的、靓丽而又变大了的白族村落——朱柳村的迅速崛起！

大理旅游集团 DALI TRAVEL GROUP
“中国梦·大理情”
建州60周年有奖征文
大理日报社 大理旅游集团 合办

古诗词角

咏大理石

□ 李代珠

苍山秀丽数峰雄，鬼斧神刀天造成。
水墨清新彩图美，玉叠屏壁久扬名。
勃勃生气千幅画，栩栩欲飞万象丰。
百里山河抒盛意，风花雪月蕴诗情。

中秋登圭峰寺小静室有感

□ 张世杰

小静室边岩千丈，玉树琼枝健万年。
汉唐箫鼓空流韵，南诏天籁醉夕阳。
小桥流水恨别离，愁来一时胜一年。
侠骨柔情白茫茫，道阻且长勇闯荡。

白崖怀古

□ 南宫天

白崖古道刻沧桑，一路苇絮伴佳人。
天马关桥怀旧事，依稀回荡铜铃声。

长相思·大理行

□ 郑宏鑫

山也明，水也明。水秀山青似翠屏，风轻月浣亭。
石满城，花满城。石美花香天下名，难别洱海情。

一剪梅·老农喜咏

□ 杨庆祖

云淡天高白露秋，谷浪流金，喜庆丰收。飘香硕果挂枝稠，喜在心间，笑在眉头。
酌酒品茶粮满楼，衣食无忧，景醉双眸。中枢善政乐农家，锦绣前程，情暖悠悠。

树影婆娑 段建勇 摄

“藤”上生活

□ 赵雪梅

因沘江流经境内，云龙成为了远近闻名的“桥梁博物馆”。

“桥梁博物馆”自然得有博大精深的桥梁文化，云龙也没辜负这一美誉，从远古的溜索、藤桥、独木桥到近代的木申臂桥梁、石拱桥、石墩木梁桥、铁链吊桥以致现代的钢混桥、钢绳吊桥等等，一应俱全，为桥梁文化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史料。

由于小时候就有靠“藤”渡河的经历，在云龙各式各样的桥梁中，我对藤桥情有独钟。可每次到白石镇松水村境内的藤桥，我并不是像大多数人一样，走上摇摇晃晃的藤桥合影留念，或是走过去又走过来，享受这个既惊险刺激、又情趣盎然的过桥过程……而是站在桥边，贪婪地回忆我那美好的“藤”上生活。

小时候，每到周末，父母就把放牧的活交给了离校回家的孩子们，一群受学校约束了一周的孩子，每到这个时候就迫不及待地赶上牛马，一头扎进大自然的怀抱，肆无忌惮地抚摸着它怀里的一草一木、一花一果，遇到过不去的河，就在河边找棵爬满藤子的老树，砍下一根，嗖的一下飞到了河对岸，就这样“藤”作为最原始的过河工具出现在了我们的生活中。一次又一次这样的过河经历，让孩子们发现了“藤”作为秋千的功能，于是在茂密的森林中，找一棵爬有藤子、而且树下平坦的大树，如果树下还落着一层厚厚的树叶，那便是拿“藤”当秋千的最好选址。有这样的如意选址后，孩子们开始树下的安全检查工作，有石头的丢了，有树枝的拿了，确保荡秋千过程中每个人的安全。

在我的童年生活中，“藤”不仅能作为过河工具、作为秋千，还能作为编织容器的材料。当在野外遇到满树的野果子，满地的野菜、蘑菇时，就找几根细小的藤子编个小箩，一天所采到的山珍海味便有了归属。最神奇的要数一种白语叫“永把给”的藤子，译为汉语即为“羊奶藤”的意思。每年八九月份，放羊的农家户都有挤羊奶的习惯，新鲜的羊奶挤好后，放在锅里煮，这时就要把这种藤子洗干净后和羊奶一起煮，这样羊奶才会结在一起，再经过挤压后才能成为羊乳饼。在那个生活艰苦的年代，孩子们最期盼的便是这样的季节……

如今，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藤”的各种功能已经逐渐淡出了人们的生活，“藤”上生活也似乎成为了一种传说，但位于云龙县白石镇境内的藤桥依然像一张悬挂在江面上的渔网横跨在沘江之上，吸引了无数游客到这里来寻求一种返璞归真的古老生活。

扭松

□ 李 泽

我的家门口有一片松树林，孩提时的我，常去那片松树林，那里装满了童年的故事，盛满喜怒哀乐，同时也给了憧憬与期待。

有一天，树林里响起了斧子高亢粗犷的响声，一棵棵笔直的松树，在山里男人的调子声中，应声倒下。栖息在松林里的精灵们，在一声声的叹息中，背井离乡，踏上异乡之路，消失于远方。松树们在山里人的斧子下，都成了栋梁之材，有的成了横木，有的成了椽子，它们都可尽其才，找到了自己的坐标，实现了自己的抱负。

飞鸟已绝，欢声已尽，这块土地顿时一片孤寂，一片空旷寥寥，寥如刚失去亲人的心情，寥如旷野中孤行的影子。偌大的一片松林就只剩下一棵扭树，这是一棵被山里人遗弃的扭松，命运注定它做不了栋梁之材，有用之材。只能老死于生它养它的这片土地上，也许它是这片松林里最老的松树，凄风为锤，烈日为火，不断打磨它的身子，那全身凹凸不平的皱纹，是岁月留给他的永久纪念。这棵扭松，实在长得不成样子，它把自己的整个身子，弯曲成一把巨型的弓，犹如一位饱经风霜、老态龙钟的驼背老人，它的身上长着好多个包袱，活像人脸上长着的大瘤子。

似乎它生下来就是被人欺负的，那时的我与小伙伴们一起经常爬到他的身上，用手锤它的身，用脚蹬它的腿，有时还用小刀雕刻它的脸。童年的我们，不知道它是无用之才，就知道他天生弯曲的身子就是老天爷赐给我们的玩物。

一晃几十年，多年在外漂泊的我，在一个假期中回了一趟老家，想重复一下童年的脚步，去唤醒童年的一份美好的记忆。这时我突然想起了那棵扭松。于是，我与儿时的小伙伴一起去看那棵扭松，我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眼前又是一片郁郁葱葱的松林，比原来的长得更茂盛、更生机、更朝气。精灵们又回到了这片林子，无忧无虑地过着自己美好的日子……轮回呀，美好的轮回，我心里感叹着。

伙伴告诉我，这片林子，是扭松的杰作，这片林子的每一棵树，都是扭松的子子孙孙。朋友说，扭松虽然做不了栋梁之材，但它结出的果实是饱满的，风把扭松的种子吹落在这片土地上，吹落到这片土地的每个角落。种子在土里发芽，破土而出，慢慢成长，几十年后又长成了苍天巨松，长成了一片绿色的海洋。这时，我急着去找那棵老扭松，扭松还是那棵扭松，只是更加老态，更加弯曲，我在扭松旁站了好久好久。

依然叫卖

□ 彭怀仁

退休之后，回大理古城，常见那些少时的邻里伙伴，如今大都年过古稀。每每相遇，不免提及年少往事。

一天，比我长3岁的邻居老六哥见我后，说：“想不到60多年前在古城街头叫卖太平糕的你，后来改行卖文章了？”

我说：“六哥还记得我小时候的事！”

他说：“咋不记得？可如今，你不是那个沿街叫卖太平糕的引车卖浆者了，这些年来，我读了你发表的不少文章，想不到大理古城苍屏街还出了个作家呢！”

他走后，我不禁浮想联翩。他说的是实话。我与六哥是邻居。少时，我家中弟妹多，1952年秋天，我高小毕业后，因家庭生活困难，便帮母亲卖太平糕。成天在古城复兴路上沿街叫卖。2年之后，我对父亲说，我想读书。父亲说，真想读，那就去补习吧！经过半年补习，我于1955年秋考进了大理一中。

初中期间，在学好功课的同时，我开始阅读一些文学作品。读着、读着，还产生了一点学习写作的冲动。梦想着有一天，自己也能干写文章的活儿。

初中毕业，我考进了滇西机械工业学校。中专毕业，进下关总站当锻工，甩12磅大锤。工作之余，试着把火热生活中的那些感人事迹写下来。渐渐，我写的小文章，出现在单位的黑板报上、出现在地方报纸上。期间，我写过不起眼的小人物，写过省劳模，还写过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之后，我还学着写小说、散文。

后来，由于我发表了不少文章，又在企业编辑报纸，而被调到大理市担任大理市报编辑。并且长期从事新闻、文学写作。有时，我觉得，业余写作也是一种叫卖，把自己写的文章寄出去，如果你写的文章能打动编辑，就能发表。因此，我总是悉心地把方块字码好，尽力将文章写顺，争取多卖出去几篇。更值得庆幸的是，写作，使我晚年有了事做，生活充实、有趣。写作，成了我不可或缺的精神支撑，成了我晚年生活的主要内容。

掐指算来，退休16年，我“卖”出去的文章，比工作38年“卖”出去的还要多。我把发表文章当作叫卖，这是一种勿须出门的叫卖，这种叫卖，不像少年时卖太平糕那样，无休无止地用双脚，丈量大理古城从南到北的街道。我常常想，如果我考不上大理一中，自然就找不到一只安身立命的饭碗，没准一辈子在古城复兴路上叫卖太平糕？我一刻也没有忘记，母校大理一中，是我知识的摇篮，是我走向社会的阶梯。

蜜 夏传武 摄